

鴛鴦蝴蝶派

作品

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第三卷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世情之部

广陵潮

李涵秋 著

第一回

避灾荒村奴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

扬州廿四桥圯废已久，渐成一小小村落。中有一家农户，黄姓，夫妇两口，种几亩薄田，为人诚朴守分。乡下人不省得表号名字，人见他无兄无弟，顺口呼他为黄大，呼他女人为黄大妈。年纪都在 30 以外，自食其力，与世无争，到也快快活活。谁知世界上大富大贵，固然要有点福泽来消受他，就是这夫耕妇锄，日间相帮着辛苦，夜晚一倒头睡在一张床上，也是不容易的。偏生这一年，由冬徂春，无一点雨泽，田土坼干，眼见不能种麦。等到四月底，才降点雨，合村赶着种了小秧。谁知久晴之后，必有久阴，又接二连三的下 45 天的大雨，田庐淹在那泽国之中，一年收成，料想无望。乡间风俗，做女人的，除农忙时在家，

其余都投靠城里人家做生活。今年遭这场天变，都纷纷赶入城去了。黄大夫妇亦商议到这一层。先是黄大要出去，留妻子在家看守门户。他女人说：“使不得。你虽然是个男子汉，应该靠着筋力寻饭吃的。但我家祖传耕种度活，原不曾要给人家使唤。你又性情粗卤，那撑前伺后，是断断不会随机应变，徒然玷污了自己清白。还是让我进城，看看光景，如有合巧人家，到不在乎多钱，能有肯待我点体面，不做那推奴使婢的气象，我便暂且栖一栖身。你在家等水退了，种些粮食，气候转了，我仍然回来厮守着，才是长策。”黄大是无可无不可，便照依他女人说法。他女人便连夜收拾，次早别着黄大一径进城，投入媒婆家来。

那媒婆头一天，便送她到一大乡绅家里，她看见男女仆从，倒也不少，但是当女仆的，无一不油头粉面，嘴唇上抹着浓浓的胭脂，已是心中有些诧异。及至开过午饭，便嬉天哈地，去寻觅门房里大爷，谈一会，笑一会，骂一会，甚至两下打倒在铺上，缠得钗横发乱，着实不解她们是何主意。次日便死也不肯进这门来了。媒婆不得已，又送她到一家，是个大钱铺里管事的，现有三两个粗笨小使，倒也规规矩矩。进来时，主人尚未起身。一时间，忽然呼新来仆妇递茶食碟子。黄大妈推房门进去，床上帐子已经钩起，一眼看见两个人，并头睡在床上，不由的吃了一吓，觉得生刺刺的不很好看，私念我往常，也同黄大有时在一处睡，倒不觉得甚么，如何今日看看人倒怪可丑的，遂止了脚步，不敢上前。谁知那主母反发作起来，骂她不懂规矩，不上前伏侍。黄大妈知她不避人，遂垂手叫了一声太太，然后递茶递水，忙了一早晨。主人出门之后，主母又开了烟灯，命黄大妈敲腿捶背，磨折不了，黄大妈倒也不是嫌烦，实在看这光景，不成过日子人家模样，次日也就不肯再去。第三日，又到一家，这一家可被黄大妈看上了。主人姓云，名锦，开座小小绣货铺子，妻秦氏，年纪都平头 30 岁，并未生有子女。铺子离家约数十步远，云锦在铺时多，秦氏美而贤，使一女仆，因要回家分娩，才打算另雇。黄大妈一进门，前仆早已将主人家情形，说个透彻。黄大妈再察看主母为人，真是和蔼可亲，这才安心住下。秦氏操持家政，每日茶饭，有铺中小官取送。偶逢佳节良辰，或有时新饮食，便命黄大妈，招呼云锦回家小酌，琴瑟十分和谐，春花秋月，也就算得陆地神仙了。但是人心最是一件极坏的东西，每遇不曾经历过的境遇，他千方百计，总要想到。他夫妇结婚已近十年，秦氏总未生产过，说她有病也没病，云锦倒也不甚介意，他夫人便时常求神问卜，忙个不了，倒像生小孩子，肚子里是不疼的。加之秦氏娘家老母，最关心这个爱女，家中虽然儿子也生了孙子，总觉得没有个外孙子，尚是缺陷。东打听，西打听，忽然打听得西门外有个牛大汪，牛大汪有一个叶姑姑，是城隍庙里叶太爷的孙女儿，不肯嫁人，叶太爷时常回家附在她身上，断人祸福，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，就是命中或注定无财无子的，那叶太爷都可以同城隍老爷商议商议，借得来给他。因此城乡哄动，小小三间茅草篷，倒也十分热闹。这叶太爷的历史，大约外乡人亦不甚明白。相传其人生时，在扬州府县里当差，死后一灵不泯，仍然在

阴间府县里当差，城隍庙里塑着他老人家一座泥像，倒是须眉毕肖，还有许多大户人家儿女，拜在他名下做子孙，真可算得生辱死荣。

闲话且不必絮絮说他。但说秦氏老母，一闻此信，喜的睡不成觉，打算代女儿借一个儿子，便约同秦氏，到叶姑姑家去。其时正是九月中旬，扬州俗例，每逢二六九月，为观音菩萨诞期，善男信女，无一不到观音山进香。观音山离城十数里，却同叶姑姑家是顺路。秦氏告知云锦，遂择定十九日出城逛一天。却喜这日天气晴和，预先制成一个大黄布口袋，装着许多香烛纸马，袋面上写着“朝山进香”四个大字，命云锦在家看守门户，自己同黄大妈雇一乘小车，先到母家，约着老母出广储门，一路上衰杨白草，已有深秋景况。红日才中，刚到山脚，游人虽多，总不及六月里热闹。母女二人下车，虔虔诚诚，步行上山。黄大妈扶着秦氏，车夫背着口袋。只见那两旁乞丐，胡嚷乱吵。还有穷小子跟着人，走一步磕一个头的要钱。进香的人也不理他，他见人不理，甚至于无所不骂。行到大殿廊下，齐齐排着十数个蒲团，是因为人多等不及挨次行礼的意思。其中便有那浮荡子弟，专门赶着年轻妇女，人家才跪下去，他便溜在上首一齐行礼，活像人家新人拜花烛一般，拜完了，又等别的妇女，他又乘空靠着去磕头。一天之内，观音菩萨受他的头，要算最多。观音是最慈悲的，想总有一点好处给他。秦氏见此情形，实在不好意思上去磕头，等了一会，总等不着不共男人磕头的时候，那一双小脚，也就站苦了。老太不省得这个道理，只是催着她上去，秦氏当人前又不好直说出来，只管迟迟疑疑。黄大妈已经看出，便道不妨，遂一手搀着秦氏，一手搀着老太，就叫老太跪在上首蒲团，让中间一个蒲团给秦氏跪，自己遂跑在下首，好容易只才把观音拜过，不曾给人讨去便宜。老太说，后面还有一位送子观音堂，真是百求百应。说着，便先进去。秦氏携着黄大妈，也再进去。其中到没有男子来混磕头，就有不过进来望望，顺便看看女人而已。里面妇人实在不少，你拜我跪，络绎不绝。还有那四五十岁的老妇人，也虔诚祷祝，想是不曾生育过的，又怕男人娶妾，大约不得已而为此。最可怪的，又有十七八岁的雏鬟，也在那里含羞带笑的磕头。要说她是求子，真真没有的道理。代她细想，想是预先要与菩萨定下几个男女，省得将来嫁给婆家，再忙求子，可就嫌迟了。秦氏行过礼，觉得乏得很，便坐在椅子上歇息歇息。却好有一个小和尚，捧着金漆盘子，里面放着两杯茶送过来，安置在几上，两眼还望着秦氏眯眯的笑。忽然她老母又伸手在佛龕子里，遮遮掩掩的拿出一朵纸花来，也不告诉秦氏，便代她插在头上。据老太的意思，要不是今日约定到叶姑姑家去借男子，定然还要将龕子里的泥娃子，偷一个给秦氏。只是恐怕叶太爷多心，说你既向我借儿子，又为甚偷观音面前的儿子，那就弄成两不好看了。这是老年人阅历深沉的道理。秦氏坐在旁边，眼看着许多妇女，抱着签筒，摇个不了。其中有一个少妇，看去大约不出20岁，人才十分姣俏，也求了一签，递给一个半老妇人。那妇人便交在一个管签的和尚手里，这和尚生得肥头大脸，眉头修得如新月一样，齐齐整整，想是每

天拿刷子刷的，接过来且不去取签条，口里忙嚷着少奶奶请这边来，幸亏那少妇便盈盈的秋波一转，走上前去，不然和尚若真个要上前来扯她，那可就不成模样了。和尚口内说道：“这是三十五签，大吉大吉。”一面便在壁上摘下一张签条来，又向那少妇问道：“少奶奶可是问子息的？”少妇便似笑非笑，把头一扭说道：“你只管照签上的话断便是了，甚么子息不子息。”说着，脸上又微微一红。和尚急忙缩口道：“不是小僧啰嗦，只因这签十分灵应，我念给少奶奶听，少奶奶如是问子息，这真奇妙极了。头一句，是江郎文藻本来奇，这个江郎，就是大唐朝殷开山的小姐，嫁给陈公子，生了一个小少爷，小姐把他淌在江里的故事。”和尚说话之时，便有许多妇女，一齐围拢过来，排着一个大圈子，要听和尚讲签。那和尚便十分得意，便从陈公子到任被劫说起，说到陈玄装出家。

正在讲得高兴，忽有一个小和尚来传他午饭。他忙回答道：“我今日冒了点风，喉咙疼得紧，万万不能吃饭。”又忙望着众人道：“诸位小姐少奶奶爱听只管听，让我把和尚讲出来，和尚底下还有好玩的哩。”他原是无心的话，便有那伶俐妇女，望着地下一啐，倒走去大半。和尚毫不省得，仍又重新讲起，旁边有些促狭鬼笑道：“大和尚吃饭喉咙疼，讲话喉咙到不疼。”一句提醒了那少妇，倒不过意起来，便说：“大师父歇着罢。”和尚又忙说：“少奶奶放心，小僧此时已不疼了。”到底把那签上四句讲个透澈，方才罢休。和尚讲到这时候，秦氏等人，大约已离牛大汪不远。缘秦氏虽是经纪人家妇女，颇娴闺训，今日出来，实因求嗣心切，见方才和尚这种情形，已觉十分懊恼，急忙催老母下山，依着老太，倒颇愿听这些故事，一路还同秦氏讲那淌来僧，他也不知江郎是个甚么人，可是那大唐陈玄装不是。说着，不觉已到叶姑姑门口，柳树下颇也歇着几辆车轿。一进门，一个小院落，歪腿板凳，横七竖八，摆了几张。草屋里烟雾腾腾，焚着些贡香。檐前围着好些人，见有女客来，便赶着望里面招呼。秦氏随老母进去，已有几家女眷在内。见屋内供着神座，黄幔子遮着，也不辨是像是牌位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头上扎着一幅黄绸子，身穿黄布道装，正躺在一张铺上，眼睛闭得紧紧的，嘴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呀，可怜可怜，一个泥像，好好的放在屋檐口，脊背上被雨漏滴成一个大烂洞，请你们弄的黄泥，代我弥补弥补。你的黄泥要卖几个钱？”停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你也要的太多了，我给你一串钱罢。”又似同人争论，又听见添到两串钱，一会醒过来，欠伸坐起，还细细的，揉一会眼睛，望着旁边一个男子说：“适才你听见了不曾？”那男子道：“听见了，可能求求仙姑，再减少些。叶姑姑说，如何能减，你看你老子的像上一个大洞，比核桃还大，怎怪不害搭背，两串钱还是因为那人是我爸爸的徒弟，才肯答应的。”正说话间，旁边又走上一妇人，抱着一个小孩子，有三岁光景，脸上瘦得一条条无一点血色，鼻翅只管掀起掀起，送在仙姑手里。仙姑端详了一回，又咕噜望着小孩子，念了几句，说：“等我下去，代你们看看，是个甚么缘故，你听着罢。”腿一伸，可又昏过去了。半晌忽然叫起来，说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小孩子的像，如何放



在他娘前头，趁此处没有人，等我代他搬一搬。”停一歇，又说道：“这可好了。”良久不听见声息，此时屋里屋外的人，俱静悄悄的不敢高声。忽然听见仙姑嚎啕大哭，口里嚷着：“我再不敢了，青天爷爷开恩罢。”又见仙姑弯过双手，护着脊背，其时有仙姑的母亲，也哭起来，说这是女儿私地里救世，被城隍老爷查着，用刑拷打了，你们看他不是鞭背吗，吓的一屋子里人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好容易不听见仙姑哭声，一会醒来，便坐不起身来，睡着喊疼。又望方才那个女人说道：“你的儿子放心罢，我把他的小像，移在你的像后面，包管成人长大，送你的终了。只是我这50下皮鞭子，白白吃苦了。”那妇人十分不过意，在头上拔下一根簪子，递给仙姑，仙姑收了，掖在怀里，才望着秦氏母女，问为甚么事来的。老母便代秦氏说求子的话，仙姑细细将秦氏一估量，开口便说：“还是求个女儿呢？求个男儿呢？如要我抱个男娃娃给你，定价十串文，女娃娃只要五串文，总包你易长易大。”老太再三讲明，要个男娃娃，给五串文，仙姑答应了，便命秦氏在叶太爷前磕头，祝告一番，遂在床席底下摸出一块雄黄来，说是雄精，带在贴身，包管生男。黄大妈在旁看着真像他主母已经生了儿子一般，好不动心，也打算求一个，又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仙姑明白说道：“这位奶奶，也要娃娃吗？你是下等人，只要你两串文，这是顺便人情，不能为例。”老太说：“可是的，黄大妈也没有生着，自然也求一个，但你穷苦，我代你求求仙姑，给一串文罢，你快些拜拜叶老爷。”黄大妈果然也拜了，仙姑又摸一块雄黄出来，比秦氏的小一半。主仆两人，心中甚喜。时已日落，遂辞别仙姑出来。老太戏着黄大妈道：“求子事小，你不回去，那里有子来呢？此处离你家不远，今日不必进城罢。”黄大妈只管嘻嘻的笑，望着他主母。秦氏为人，素来和厚，细思母亲之言，深有道理，遂真个命黄大妈回去歇三五天来不迟。黄大妈好生感激，遂径自回家去了。这里母女上车，仍进广储门而来。进了城，已是万家灯火。秦氏一径先到母家。

看官看官，趁他母女尚在街上走的这个当儿，我先把秦氏母家叙一叙。原来秦氏母家，是本县里的总书，世承其缺，家道颇也殷实，父亲已亡故多年，母郑氏生一子两女，儿子名洛钟，娶的邑中何秀才女儿，已生了两个儿子：长汝龙，8岁；次汝虎，5岁。秦氏还有一妹，依次序行三，家里便称他为三姑娘，今年19岁，字与同邑伍家，尚未出阁，正在家同嫂子谈着母亲何以尚不回家？知道姐姐必然同来，已预备好几样馐饌。洛钟又命人送了十几斤螃蟹到家。汝龙弟兄听得祖母同大姑母上观音山回来，必然带些玩意儿，跳跳跃跃，非常高兴，又把螃蟹捉了一只，命仆妇将大钳子摘去，用绳去系了一只小爪子，那小爪子又不禁系断了下来，还剩了七个小爪子，如飞跑去。汝虎嚷着赶着，又滑了一个斤斗，哭起来。三姑娘笑得花钗乱颤，才将汝虎抱在膝上哄着他，已见母亲同姐姐进来，笑拍汝虎说：“你看大姑母回来了，买了一个好鬼脸子给你戴呢。”老太说：“虎儿哭的甚么事？想必又是你的娘打你，等我来捶她。”汝龙说：“不是，是他

自己跌了斤斗。”老太亦不听见。何氏已从上屋里出来，迎着老太，又笑说大姑娘辛苦了。秦氏笑道：“今儿可真疲困了。”一面命人开发了车价，叫将车上耍物儿取来，小弟兄七手八脚，你抢木刀，我抢花鼓子，吵得一屋子沸腾。老太歪在炕上，弯过一手捶腰。秦氏坐下，跷起脚左捏右捏，笑道：“并没走多路呀，这两条腿怎生抬不起来？”遂将今日事情，一一告诉她姑嫂。说到仙姑被刑，真个教人害怕，三姑娘笑道：“甚么仙姑，活活的见鬼。我请问你，你可看她背上伤痕么？”秦氏道：“她穿着衣裳，谁还揭起来看她。”三姑娘道：“可又来，你又不曾看见她，她嚷疼你就相信么？”老太听了，忙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三丫头你不可不许这般毁谤僧道，那仙姑活灵活现，为救了别人，倒累着自己吃苦，你又不曾看见，你只管乱说。且不要说别的，那叶太爷为人，一生忠直，死了自然成神，断没有个叫自己孙女儿来骗人的道理。”何氏亦说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但愿千灵万应，龙儿的大姑母回去，生个弟弟，可就有喜蛋吃了。三姑娘只是抿着嘴笑。一会子，家人已搬上晚膳来。晚膳已毕，三姑娘道：“姐姐可在家住几天罢。”老太道：“今晚必要送她回去，要回来改天再回来。”秦氏想到母亲先对黄大妈说的话，不禁一朵一朵的红去，只顾从两颊上泛出来，回说：“我今晚不回去。”老太听见此言，很不以为然，把脸一沉说道：“大姑娘你不要胡闹，菩萨是哄得的吗？你今儿出来，是为的甚事？”说着，即命仆人催轿子送姑奶奶回去。何氏已悟其事，也不便强留，秦氏不得已，含羞握着三姑娘的手搭讪道：“我前日着人请你描的五福盘寿的花样子，你还不代我描出来，过一天我接你，你带来罢。”三姑娘答应着，同嫂子望着秦氏上轿。秦氏到了自家门首，仆妇搀出来，秦氏忽见门斜掩着，推门直入，客座里又无灯火，心下诧异，口里便嚷：“门为何开着不关？”一言未毕，瞥见暗地里蹿出一个毛绒绒黑段子出来，向秦氏面上扑去。秦氏大叫一声阿呀，扑地向仆妇身上倒下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珍

第二回

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

当时仆妇急把秦氏抱住，只听门外轿夫喊着：“捉住了！捉住了！”其时云锦在屋里，已大惊携灯出来，见秦氏无恙，心略放下，便向门外问轿夫道：“是个甚么东西？”只见轿夫揪住一人，打了几下耳光，那人再不出声。那个轿夫，提了轿灯一照，说原来是时大少爷，放他去罢，里面可失落东西不曾？云锦又忙至客座一查，说不差物件，轿夫才一松手，向时大少爷屁股后踢了一脚，说滚你的蛋罢。时大少爷一溜烟，去得无影无踪。这时大少爷，说也可怜，原籍湖南人，祖父在四川做过一任知府，凑积了几个钱，便代儿子捐了知县，分发江苏，在扬州当了几年保甲差使，为人到也不曾作过甚么大孽，不过喜欢闹点阔脾气，生平爱吃个鸡鸭臊子，据他说很有点松子香，每天宰鸡鸭，单取那臊子炒一碗，便就要费二三十只鸡鸭。至于衣裳，十分讲究，纱罗绸缎，尽管选那上等时式的，固不用说了。他每逢看见出了一种新花样，便命二爷去买，买的不合式，便揪着二爷打一顿，打过便把买的衣料赏他。买来给成衣做，做的不合式，甚至把成衣打几十板子，打过也把做的料赏他又重做。以后人知道他的性子，到乐于挨几下打，反落一身衣料。衣裳穿过一次，便不高兴再穿。弄得卸事之后，居然两袖清风，时运又不济，就流落扬州，不几年一病呜呼死了。时大少爷是个纨绔公子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小时又不肯读书，父母相继故后，薄薄宦囊，眼见得典尽卖绝，初时尚有父亲的朋友，略为资助，但是官场是势尽则交绝，后来也就无人理会他了。事隔多年，时大少爷已成了乞丐，日间沿门托钵，夜里便睡在土地祠内。有一天夜色朦胧，时大少爷忽然要大解，街上已绝人迹，他便蹲在墙脚下徜徉，远远听见查街保甲委员，喝道而来，时大少爷怕人看见，站起身一步一步，躲在一家铺门下。偏生这委员眼快，问是甚么人，旁边便走过几个虎役，把他拖在轿前。时大少爷吓的只管抖，一句话回不出来。委员问着他，他也只管答应是是是。委员骂着他，他也只管答应是是是。据他的意思，是因为官场里的仪节，应该如此。到了这步田地，还想要同委员闹个官样文章。谁知那委员勃然大怒，

喝叫打，从役便扯下时大少爷，打了十几下板子。时大少爷疼不过，哭求道：“请老爷看我父亲面上饶我罢。”委员先前还不理他，他又嚷说：“我家父亲当日，也常在街上打人，今日不料儿子也被人打了。”委员心中一动，便命不打，扯过来问他，究竟是谁，他才将父亲官衔名字说出来，委员才知道是时某人的儿子，心中反不好意思，命带回局内，次日便派他一个职事，看守街巷口的栅栏子，后来这位老爷去后，又换了委员，那时大少爷又不会钻谋，居然一个看守栅栏子的差使，会被人夺去了，嗣后便做些鼠窃狗偷的勾当，所以扬州城中，无一人不晓得有个时大少爷做贼。今日傍晚撬开云锦家的门，便躲在客座里，本意等人静之后下手，不料偏遇见秦氏回家一嚷，他吓慌了，自己把头发散开，蒙在脸上，望外一蹿。秦氏一闪过去，他便从秦氏身旁跑了。

秦氏静了一会，心里犹突突的跳。云锦打发轿夫去后，秦家女仆也走了。夫妇这才将门关好，点着灯照了又照。秦氏心里想，幸亏依着老太的话回来，但是夫妇今日不无小受些惊恐，至于枕席上曾否遵依着老太的意思，却是做书的不得而知了。不到几日，黄大妈已进城，又带了些花生、山芋，以及家里自酿的酒来。看看岁暮，日短夜长，秦氏遂命黄大妈将三姑娘接来，盘桓盘桓。因为三姑娘略识几字，秦氏买了些小说书，如甚么《天雨花》呀、《再生缘》呀，灯下无事，三姑娘便唱给秦氏听，黄大妈也坐在一旁，一时听到那公子避难的时候，便你也淌眼，我也抹泪。有一晚却好说到夫妇团圆，三姑娘便有点渴睡不说了。黄大妈代她们铺了衾枕，姊妹二人，两头坐着，黄大妈笑问道：“说起团圆来，三姑娘可有喜期不曾？”秦氏道：“有了，明年七月初七。”因回头问三姑娘道：“你的鞋花可绣出多少了？”三姑娘先听见黄大妈问喜期，她便扯了被角，将脸蒙得紧紧的。此时见姐姐问她的鞋子，她才笑着摇摇头。秦氏又长叹道：“做了女人，真不值得。自家好好的姊妹，一到夫家，便各走各的路。还记得我那年出嫁，三姑娘才9岁，见我坐上花轿走了，还疑惑我是偶尔出门走走，便扯着娘的衣服，问姐姐几时回家。偏生我嫁的时候，三天回门不利，等到九天才回门。她一看见我，好生欢喜，说我为甚不带她一齐出门去？我虽然拿话嚷着她，晚上我可又要走了。三姑娘拖着我，死不肯放，其时我的心里好难过，正难分解，后来母亲假要打她，硬拖硬扯，才让我上轿，我在轿子里，真个不由的痛哭起来，比出嫁那一天还伤心。转眼之间，她也要出嫁了。一出了嫁，有了儿女，就还像今日这样长远在一处聚聚都不容易了。我不知道那些男人家，修得做了个弟兄，这可该白头到老，好好的在一处了，偏又你生姜，我皂荚，鸡争鹅斗，必定要闹到分家而后已，这又是安着甚么心呢？”说着也就淌下泪来。三姑娘听得姐姐这般说，也就呜呜咽咽。黄大妈道：“大凡弟兄分家，大约不是做弟兄愿意的，总由于各人娶了妻子。弟兄是一个娘生的，那妯娌要晓得就不是一个娘生的了。蓐生的人做了妯娌，自然各存意见，男人再爱听听女人的话，有多少不生疏起来。依我的意见，人家有兄弟几个，便冤那有姊妹几个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忽然听得大门外，人声一阵沸腾，便听见多少脚步乱响，吓的三人面目变色。天气又冷，那牙齿不由的索索落落，抖个不了，甚至连浑身都簌战起来。还是黄大妈说：“不用着慌，等我出去看看，是为甚事。”便掖着衣服出去。秦氏赶忙下床，口里抖着说：“料想……是有火烧……”那底下再也抖不出来。一手拖着三姑娘，意思是叫她赶紧下床。谁想三姑娘两条腿，比棉花还软，这只腿才挪动，那只腿可又摇得不住，急得拿手按着他，越按越摇，哭到不曾哭，只是干急。好容易听见黄大妈进来，口里说着：“不相干，不相干。”秦氏忙问是熄了么？黄大妈道：“不是火，是一个大星。”三姑娘在床上急得骂道：“是个甚么星，这些人这样闹法，可不要把人吓死吗！”秦氏也不由笑起来，问究竟是个甚么星？黄大妈说：“我一走上街，只见人都朝西首空地上跑，我便也跟着，原来西北角上，有颗大星，似个小月亮一般，尾上一道白光，有三五丈长，人起先本来不晓得，只因有一个老头儿，扶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孙子，到空地上出恭，忽然那小孙子喊道：‘好个大月亮。’老头儿想，今夜是腊月初三，那里会有月亮，抬头一望，不由的大惊，冒冒失失喊道：了不得！小孙子被老头儿一吓便哭，旁边有几个人走过来问问，老头儿便指手划脚说道：茗帚星，同咸丰六年的茗帚星一样，眼见又要有刀兵了。于是一传十十传百，弄得家家大惊小怪。此时空地上，还站了有几百人。这个星果然真怪，不信你看屋外头，都照得亮亮的。”秦氏这才止住了抖，说：“由他去罢，等杀得来再说，我可禁不起冻了。”彼此才都安睡不提。谁知这事件，由年底闹起，一直闹到春初，适值其时英人犯我广东，鹤唳风声，渐渐闻有取道浙江下窥江苏之意，扬州得此消息，有一种富厚人家，便打算避兵，迁居入乡，凡有女儿，已经许给人家的，都催着人家来娶。那秦老太，更是着急。一面命洛钟在里下河一带觅屋舍，一面请媒人向伍家商议，要将女儿婚期，提前两月。伍家原系盐商，此时虽已歇手，然家资颇亦丰富。老人家名伍士元，元配夫人已故，现今太太是卜氏，原是继室，儿子名晋芳，却与秦家姑娘是同庚，父母钟爱非常。晋芳却也生得一表不俗，家里也请着先生读书。他父亲听见秦家之议，到也乐从。况且也预备迁家避兵，带着媳妇走，省得心悬两地，遂慨然应许，择定四月初四日过门。谁知晋芳一闻此信，大不为然，在母亲前絮絮叨叨，说不必忙着，就是七月里不能成婚，迟一二年也不妨事。况我此时读书要紧，娶了媳妇，就要分心。父亲便答应，我也不答应。他母亲反好笑他，也只当小孩子家痴话，谁知晋芳，另有心事。因为晋芳住宅前，有一个箍桶店，店东是个蠢物，半路上娶了一个堂客，夫妻俱有 50 岁的人，那堂客前夫，生了一个女孩，带在身边，名小翠子，刚刚才得 15 岁，出落得有十分人材。晋芳起先看在眼里很爱他，便常常在自家门口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始而望着笑，继则答腔说话，便有那仆从，要讨小主人欢喜，帮着他千方百计的勾搭入港。蠢物天天挑着担子上街，也不理会。那女孩子的母亲先还着恼，后闻晋芳家是个富户，也就想靠着女儿发迹了，不但不防闲女儿，而且公然命晋芳在她女儿房里，

整日整夜的相处。在她母亲，也不过想着女儿将来，做个偏房。她女孩心里不然，到并不晓得讲究名分，只是不要晋芳再亲近第二个人，便是她老实主意。先闻晋芳七月里娶亲，已闹过几次，说你既同我好，你为甚又要同人好。晋芳正打算七月里，不肯娶亲，忽然又听见改了日期，更比七月里来得快，好生着急，又一五一十告诉翠子。翠子越想越恼，她小孩子的脾气，知道还有十几天，晋芳就有了别人了，思前想后，打了一个主意，总要教晋芳同我拆不开，才免得他被别人占去，便于这一夜，问晋芳道：“你可真爱我？”晋芳说：“怎么不真！我心里如若第二个人，教我暂时便死了去。”小翠道：“我虽然知道你的心，但你既然娶了亲，你便不爱她，她如若爱起你来，那你可就保不住不爱她了。千想万想，总不放心。你如真爱我，你明日代我买一把飞快的刀子来，你如不依我，我把你的肉咬一块下来，才甘心。”说着那眼泪直涌，一口真个咬住晋芳的肩膀。晋芳忙答应：“我依你，我依你。我书房里有一把东洋小刀，锋利无比，头都割得下来。我晓得你想是要同我一处死，我也情愿。我们死了，同我父亲多要些纸钱，在阴司里，寻一处好好房屋，有便宜丫环，买一个伏侍你。钱不彀用，你刺绣是好的，便绣些针线出出售。但是阴司里不知可讲究锦绣的东西，就是一层父亲养了我，想再看见我可就不容易了。”说到此，也伤心哭起来了。小翠听他一番言语，到破涕笑起来，说：“不是不是，并不要你死，你明日依着我方便了。”连日伍家张灯结彩，虽是兵信紧急，不敢十分热闹，然而究竟尚在传闻，不比兵临城下，那婚姻仪节，到也不肯简略。晋芳看见这种情形，到更觉得心如芒刺，知道的猜着他，因为意中有人，不知道的，还只当他少年持重到是不可多得的子弟。红日才西，晋芳心里贴挂着小翠，便暗地将一把东洋小刀，掖在怀里，一上灯，又溜到小翠这边来，看见小翠坐在灯下，双眉紧蹙，见晋芳走来，便托母亲买了些酒肴，对面坐下。晋芳轻轻在怀里将刀取出来，递在小翠手里，小翠拿过来，起身望枕头底下一放，复又望着晋芳道：“我心里也没别的想头，我总不肯让你再靠着第二个人，我要你一生一世都靠着我，然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终究没有一个不离开道理。我此时只想同你两个人，合并成一个人，你可情愿？”晋芳道：“情愿是情愿，但是怎样才能合并得起来呢？”小翠道：“你莫要害怕，我听见人家常说，两个人能把肉割开来，合在一处，他自然会长合了缝，我想同你把肚腹割开来，合在一处让他疮口完复，可不是就分拆不开了么！”晋芳听了，沉吟一回，说：“好不好？”小翠说：“好也这样办，不好也是这样办。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强你，我就把我这颗头割下来交给你，我也不要你同我到阴司里住家，我就算不看见你，再同别人好了。”晋芳道：“不是别的不好，我也想这样办法。但是两下合在一处，吃饭怎么吃呢？”小翠笑道：“那可不要紧，一碗饭我同你靠着一块儿吃。”晋芳道：“穿衣服呢？”小翠又笑道：“做衣裳时，将下面开一条缝。”晋芳道：“好不好，我以后要上街走走，也要累着你一处走了，成个甚么样子，岂不被人笑煞。”小翠道：“呸，只要你我两人如意，管他们笑不笑。”

晋芳又躊躇了一会，脸上一红，又低低俯耳说了一句。小翠听到这一句，愣了一愣，半晌咬着牙道：“也愿不了许我，我只愿同你永不离开，便不做那件事也愿意的。”晋芳又道：“还是不好。依你合在一处，别的都不打紧，我想我们两个人，将来临死的时候，总不会一齐儿死，假如死了一个，这一个如何说法呢？难道还抱着一个死尸，活在世上不成？”小翠道：“亏你想得到，会想到死的时候。你如若有一天死了，我便陪你一齐死，你好好的答应了罢。”说着，便布置了半会，等晋芳卧上床去，小翠真个将刀，在晋芳小肚子上，直割下去，晋芳疼得怪喊起来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

第三回

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晋芳肚上已割了二寸多长一条大口子。小翠到了此时，便紧咬牙关，实行她的主意。看官，大凡人情到极处，便痴到极处。小翠这个主意，无论她下手时，薄薄一条血痕，断无联合之理。即使果然联合，将来在世上真做个比目之鱼，比翼之鸟，到要算得个地老天荒一桩奇事了。可怜一对痴儿女，闹到结果，不过他两人身上，每人多了一条纪念痕迹罢了。看看到了喜期前一天，晋芳傍晚，沐浴已毕，换了装新衫裤，抽了个空儿，跑到小翠家中。小翠一见他便要哭，晋芳笑嘻嘻说：“我明天晚上，定然静睡。但是告诉你也不相信，我想了一个法子，你亲手代我将裤带子缝着，那怕过十天，我要换这条裤子再叫你拆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小翠先不肯，细想到也有理，遂真个取过红丝线，先将他裤腰摺好，密密缝着。又把裤带子也带他缝着。晋芳道：“停会子还要陪客上席，我可不能多耽搁了。”遂一径又回家来。

且说小翠次早魂梦中，忽然的被一阵吹打惊醒，心里突突的跳个不住。勉强起来梳洗，又接二连三的听见爆竹声，鼓笛声，轿马嘈杂声，一时性起，恨不得将两个耳朵捶烂。越要她不听见她偏要听见。急得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无情无绪的睡在床上。她母亲还叫她出来看看热闹，她气愤愤的回道：“我要死了，你不要喊我，你看你的热闹罢！”她母亲心里想：这小妮子真怪了，这个醋吃得真不在理呀，暗暗倒反好笑。四月里昼天极长，依小翠心里还嫌着太短，只求天公不要把那轮红日落下去便好。偏生的转眼之间，沉沉的黑下来。小翠模模糊糊，如同做了甚么亏心事一般。刚刚要小解，预备去上马桶，蓦地震耳的三声大炮，金鼓交作，人声鼎沸，中间还夹杂着满街小孩子喊着看新娘子，看新娘子，她这一听也忘了小解，猛向椅上一坐，心里又不是苦，又不是气，只觉辣痛得很，头一晕，悠悠荡荡一时到反耳根清净。好一歇醒，转觉得门外已不甚喧闹，不由的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牙齿咬着樱唇，已深深有两粒米深的小印，她也一分不觉得痛。晚膳也不用，便和衣倒在床上，偏生会胡思乱想，脸上又微微觉得热起来。

珍

好容易将一夜挨了过去，又恨晋芳还不出来，她也不想想晋芳此时如何得出来呢。一直看着天亮了好半会，晋芳才过来，不及开口，先把缝线叫小翠验看。小翠看了，点了点头，仍是无精打采，便拿剪刀替晋芳拆了，说道：“我不能连你大小便都管住你，只要你始终如一罢了。”晋芳笑道：“我到临睡时，再过来替我缝上好不好。”小翠回眸一笑，点点头。

谁知不曾到十天上，晋芳刚从小翠家出来，忽然看见各家店铺子，慌慌张张的都把铺门一扇一扇上着，街上走路的人都不多，远远听得又有些妇人小孩子哭声，却又是天色阴阴的。一时又见一位武官骑着马，带着二三十个亲兵，都是枪刀森严，由北向南而去。不由的吓了一跳，跑到门首，早见家人伍贵，一把拖着他，说：“少爷还不回来，老太爷急的了不得，今日有急报来，洋人已到了镇江，此时各城门都闭了，少奶奶才回去辞行，明日我们趁早半天开北门的时候出城哩。”晋芳听了，吓得直望里跑。且说三姑娘，自嫁过来之后，头一夜觉得新郎不甚同他亲热，可怜做了一个女孩儿，也不敢有甚别的想头，日间暗地隔着纱帐子偷看，一看新郎，颇甚惬意，然而到了第三夜第四夜，仍是如此，心里也就有点不快。偶然从那天光大亮的时候，瞧着晋芳不曾醒，她便欠起身来，只见那裤腰上，密密针线缝着。三姑娘这个疑团，真正无从捉摸。幸亏她陪嫁过来的仆妇，在她家下人跟前，探得小翠的事，暗里告诉她一番，她才悟出这个道理，红愁减骨，绿恨侵眉，也就终日没点笑容。这天回家来辞行，又要离着家人，随着一个毫不疼热的夫婿走去，这一哭也就很沉痛的。母嫂虽然知道，晋芳不肯务正，也还猜不到他心中的委曲，不过以暂时躲避，不久平静再回来相聚的话安慰她。此时各家碌乱，料理行装，三姑娘不曾多耽搁，又回去了。当夜城中，真个草木皆兵，偏生那一颗彗星，隐在云里，还是闪闪的亮。天色才明，城守衙门里，照例放了一个明炮。谁想这一声炮，吓得满城的人大惊小怪，霎时间街上便潮涌起来，抛男落女，悲呼之声，惨不忍闻。府里太守，会同两县，赶紧出示安民，那里安得住。虽然拣那要紧的城门闭了，僻净城门，是要让人出入的。所以开了西门北门两处，就这两个城门，不知搬出多少人家。秦、伍两家，即将随身细软的东西，打叠出去，其余仍留着老家人们看守，便也于此日出城。但云锦夫人本拟同母亲一齐下乡，复因云锦须要照料店事，不能舍之而去。夫妇相恋，迟了几日，风声愈紧。黄大妈出了个主意，请主母在他家暂歇。此时秦氏居然怀了五个月身孕，云锦实在忧心，然除了此法，又不敢让秦氏住在城里，只好亲自将秦氏送出西门，在黄大妈家左近赁了一处房屋，粗粗安置。又看见黄大妈为人颇甚忠厚，主仆况且相得，便重重托了黄大妈，自己仍回城中。整整乱了两三个月，其实也不曾有一个洋兵进城。后来打听得洋人已经讲和，镇江虽然被了一番蹂躏，幸喜不曾延及扬州，等到七八月，各家也就陆续回来。云锦此时也打算去接秦氏，可巧七月里黄大妈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尚未满月，不能随着秦氏进城。秦氏在乡间住了几时，到觉菜黄秧绿，大可怡情，况且看看也要足月，同云锦商

酌，不如等分娩后再行回去，云锦只得进城，请了他岳母来照应。他老太另带了仆妇，备了许多应用的物件，遂向秦氏这边来。那黄大虽是一个村夫，却禀性雅淡，于自己屋后辟了一块小小荒畦，种了许多菊花。有一天在一个尼庵里，折了几千桂花，说要送给主人去。秦老太便托他顺路到伍家，看可回家不曾。黄大遂骑上小驴子，先到云锦店里，云锦留他吃着饭，谈及秦府二姑少爷，云锦说：“前天看他骑着马慌慌张张进城，据说女眷们尚未回来，饭后我同你一齐去。”黄大遂又分了些桂花，偕云锦径回伍家而来。云锦命黄大先在门房候着，自己进去，只不见晋芳接出来。方待要问，忽迎面出来一个小童，说道：“少爷跌闪了，请卧室内会罢。”云锦心想，这准是前日在马上跌了。匆匆进房，只见晋芳倚在床上，右腿扎缚着。云锦道：“骑得好马，今日吃着马的苦了，筋骨要紧不要紧？”晋芳笑道：“不过磕伤了一块，并不是骑马跌的，好哥哥，你来得正好，我闷得慌，请略坐坐，我们闲谈一会。大姐姐还不曾进城么？我因为跌了，不能再去接我母亲，昨日已打发人到泰州去接，今晚不回家，明日他们一准回家。”云锦说：“回来也罢了。内人恋着乡下风景，要等分娩后才回。前天又将岳母接去照应，老太记挂得你紧，今日命黄大来看你，还带了好些桂花来，却好给你消遣罢。”晋芳遂命人将黄大唤来，黄大见了问少爷好，又问少爷怎生闪了。其时已有家人将桂花插好在瓶里，送到房里来。晋芳道：“多谢，你回去见老太太，替我请安。三小姐明日大约也要回来了，回去不必说我跌着。”黄大诺诺而退。忽听门外人语喧闹，正是全眷都回，忙着开发车轿。伍老太早同着媳妇进房来，云锦上前见了老太，遂出外去见伍士元。少顷，同着黄大回去。此时伍太太同三姑娘自然着忙，问着晋芳怎生好好会跌了？晋芳支吾了两句，家下仍然忙着医治。晚间三姑娘戏问着小翠。看官须知道晋芳，自三四月以来，料想同他夫人，断不是还缝着裤带子睡觉的了，见三姑娘问他，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，我为甚跌了的呢？说来你莫要笑我，我们动身时，不是我想携着她走，又怕老人家嗔责，遂私地同她母亲议定，在泰州我先代她租下房子，她们随后来，以后总没有个消息。前日我可忍不住了，所以骑了一匹快马赶到家一问，谁知这个死蠢货，实在糊涂，说当日她有一个最好朋友，叫做甚么满天飞，是个大把势，代他将母女两人，送到泰州，至今未知下落。你想我这一吓，真可不小。思前想后，这事一定不妙。我当时便呆了，光在那大厅上来回的踱踱了有几百个圈子，不知后来，怎生又踱到天井里，又踱了几十个圈，咳不晓得甚么糊涂东西，把个金鱼缸安在西首角上。”三姑娘听到此，笑得合合的，说：“不用说了，我晓得准是少爷踱高兴了，碰在金鱼缸上。但是这缸，我先记得是你特地命伍升从后院子里抬到此处的。据你这一说，这个糊涂东西真糊涂极了。”晋芳也笑起来。三姑娘又说道：“这坏丫头丢了也好。”晋芳道：“哎呀，你又为甚骂她，我知道你准是还记着她缝裤带的仇，你这人也看不开，你横竖只当迟嫁了半个月呢。”三姑娘听了，望着晋芳重重一啐。晋芳自此后，遂日日打听小翠消息，如同石沉大海。那

蠢货到不甚在意，少了两人，倒省些吃用。惟有晋芳暗暗的哭了几回，还胡乱做了几首诗吊她。不几天，云家忽送了许多喜蛋来，说是8月20日，生了个女儿。秦氏弥月之后，也就携着黄大妈，仍然回城居住。一霎时家中添了两个小孩子，到也热闹。谁知秦氏母亲，这一番由乡中回来，染着风寒，到家这一天，便发起烧来。致病缘由，说也好笑，老太因为第二天要动身回家，忽然高兴，命黄大进城，买了好些酒菜。其时正是九月望后，凉月是大好的，夜间命把桌子挪到屋后小圃上赏月，同秦氏吃了一会。秦氏因听得房中小孩子哭，便起身进去。黄大妈侍立在背后，老人家已有点朦胧，猛睁眼向那边远树林中望去似乎有多少黑影子，闪来闪去，便吓得寒毛直竖起来，说：“黄大妈你可看见么？”黄大妈笑道：“不是甚么，是树影子，被西风刮得摇。”话尚未毕，忽听得西首乱冢丛中，起了一阵怪风，接连看见满地绿阴阴的磷火，耳边似乎还听见鬼嚎。老太这一惊站起来，便扶着黄大妈进去。黄大妈连说：“这不要紧，是乡里常有的。”老太那里肯信，一进房便上床睡了。秦氏还同黄大妈笑了一回，谁知次日到家，真成了病。洛钟同何氏赶紧延医诊看。洛钟两个儿子，都已上学，却好从的先生，便是自家的舅舅，叫何其甫，是江都一个秀才，妻顾氏染了癆病，在床时多，下床时少，闻得秦老太在乡下遇了鬼，那顾氏便同汝龙说：“你家祖母准是染邪，你去请舅舅查查玉匣记，包管一查便好。”其甫听了，遂将玉匣记查出，而且将批字的硃笔，画了两道符，嘴里还咕噜咕噜，把乾元亨利贞颠倒念了几十遍。汝龙拿回来，如法泡制，次日又不见效。秦氏同三姑娘听见，都忙忙回来。秦氏到晚间便背地装了一碗清水，将三根筷子插在水里，口里请着各位祖宗，提着那一位，如筷子端然不倒，便就是那一位作祟，名字叫做站水碗。却好秦氏喊着父亲，那筷子便站着，大家知道父亲回来，遂买了许多纸锭烧着。秦氏还流着眼泪说：“既然是父亲，可不能同母亲作闹，请回去罢。”说了几遍，那筷子偏不倒。俗例是筷子不倒，祖宗不走。大家猜着，想是父亲舍不得走，又烧了些纸钱，仍然不走。各人又不敢硬赶着父亲，谁知汝虎等得不耐烦了，走上前跷起脚来一踢，连水碗滚了几步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被娘打了一下，他也不哭，笑得跑了。老太接连病了三四天，时而昏沉谵语。何氏们夜夜点着香，替老太叫了几回魂，总不见效。到第七天上，格外沉重，医生都不肯开方子。云锦同伍晋芳也时常来探问，同洛钟商议，预备替老人家端整后事。那洛钟只含着眼泪不忍心就办，连日算闹得沸翻盈天。汝龙、汝虎也不去上学了，仆人上下也照应不到他两个人。汝龙略解人事，到也常在房里帮着照看。那汝虎生得肥白可爱，亦极会淘气。这一天听见祖母药里要用梨汁，父亲命人去买，他见一时没人答应，自家拿了几十个钱，径跑上街去买梨，也不曾有人留心到他，一直等到大家都吃晚膳，查问起来，那里有汝虎的踪迹。这一惊非小，连忙着人满街寻找，毫无影响，直急得他姑嫂要死。洛钟也自着急，然一心在母亲身上，他也顾不及，只命人分头向各亲友家查问。汝龙见兄弟丢了，只是痛哭痛闹，要自己上街去找。何氏同他姊妹拖着他哭